

王五公山人乾坤大略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乾
坤
大
畧



大畧總目

卷一 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為上

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卷五

乘勝畧地莫過於招降

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卷七

據守必審形勢

卷八

立國在有規模

卷九

兵聚必資屯田

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卷十一

補遺



總序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曰：茅齋講書，罷執杖臨前，擘驅驢就茂草，坐石讀古詞。好鳥時來語，聽之頓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擲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輒覺鬚眉如刀。槩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設霸王大畧，又悅其倚天而號提劍而舞，爲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瀝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肯輕以示人，然尚嫌其意旨統括間遠未

盡明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第故復
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劃
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髭髮可數然後標爲十
目各成一卷躡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掌上山
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設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
揆圖英武之所以揮霍項劉興亡較若黑白陳韓勝
負捷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烟巒朝
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綉秋林若染是間一間牧豎藜
藿不充耳何用此咄咄奇事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
山人也生來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
於世之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畧以洩其憤懣不平
之氣將所謂刀槩鬚眉稜稜霄漢者竟消沉於嫩蘿
弱薜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傳巖涓
水何曾貯此空疎無用輩噫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
寞今而後吾可以隱矣

第一卷序

兵之未起其說甚長不可詳也已起矣貴進取貴疾
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呼吸間耳成敗判焉此
之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以敵之強弱為準敵
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芻翦其支此定理也翦
其支者云何曰避實而擊虛也乘勢而趨利也避實
擊虛則敵駭不及圖如自天而下乘勢趨利則我義
聲大振而遠近嚮風不觀唐太宗之趨咸陽乎進乃
勝矣不觀黥布之歸長沙乎退乃敗矣微乎其不可
以一瞬失也霸王大畧此其首矣故不惜備錄之知

其說者。夫固無餘蘊焉耳。若夫一時之利鈍。一事之
堅瑕。又何足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一卷

兵起先知所向

二字居士著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圖成臯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教倉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乘六乘傳將兵會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穀澠阨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關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

失着處

所向甚要緊

此亦據守形勢

苟窮其支也

不衝其腹最妙

故急馳故乘傳車六乘

若出此道是衝其腹最下策

應敵亦深明所向必有奇道似此意與轅生說同

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
意全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
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
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
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
塞其糧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
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
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警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
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
死判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
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
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
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
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
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
多步兵大是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
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教倉粟阻山河
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
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

庸人

同病最宜忌

不用竟走死

漢高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
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知所向故敗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
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
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
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微天
下兵未有至者今計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
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
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黥布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對曰東取吳西取

芻蕘其支也

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此

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猶煩戰爭故為中計

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

敗着

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矣此下計也

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

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黥布東擊荊荆王

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

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

最是

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

果散布遂引兵西

虞詡為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袁紹等諸軍合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

義兵以誅暴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

據舊京東向以爭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

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

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

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因為謀曰諸軍聽吾計使渤海

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

軒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

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
不衝其腹最妙
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
最忌
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
河內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
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以南以
亦是知所向但此
待其變曹善之會黑山白繞十餘萬眾畧東郡操引

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
亦是分據
昭烈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諫曰國賊曹

操了然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不篡

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

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鬪兵
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母丘儉素與夏侯玄
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

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

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
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
儉將兵五六萬眾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

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內川但知禦衛之者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楚淮兵勁其鋒未宜當若諸將戰有利極是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領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去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脇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勅基停駐基曰儉等謀詐已露眾心疑阻此特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兩家皆宜疾速其勝敗車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如畧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郎閣計足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固積穀先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潁水閏月次潁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

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心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鴛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鴛率壯士先登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鴛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有心人師目出啟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辱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臯欽以孤軍無

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抱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威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所向}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鬪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動擾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沉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

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名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萬自石門濟河馬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使趙秋說屠客及東夷烏桓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推農為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齊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知所向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叅軍趙謙請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叅軍使殺逵據歷陽弘逵皆玄黨也裕

託以游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
開無忌着傳詔服稱勅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
孟景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景劉毅
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知所向因收衆濟江東衆
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景為長史守京口裕帥
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
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氣兵銳甚計
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
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
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
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諫乃遣吳甫之
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
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時之雄劉毅
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
舉大事何謂無成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
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
山谷玄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
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烟塵
漲天鼓噪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知所向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

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且以劉裕
難與爲敵也今裕屯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
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
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
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之若先克建康傾
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已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
伐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
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
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
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
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
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
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三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
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
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
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游子拳捷善鬪宜
留屯豫章徵兵屬道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無忌不
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
風暴急遂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死
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

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則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時劉毅新敗人情洶懼將士北還者皆瘡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不聽叅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一身許國

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晁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晁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瑯琊王德文都督攻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馳驅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戍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乃退。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殺赤特，出陣於南塘。

宗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
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誅之朝
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
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屯兵新亭白下
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無復委積
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屯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
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屯新亭張
求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亭壘未畢休範前軍
已至新亭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趨臺城而自
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
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
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投伏大呼投降休範信之置於
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驪攻
新亭甚急遂北趨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
內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徹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驪
戰殺道隆劭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
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
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
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
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

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受先帝付託不能緩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文豪等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檄朝廷洵懼初道成以世子頤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頤爲左衛將軍頤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如此不知所向矣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

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頤行至尋陽衆欲倍道兼行趨建康頤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北溢口內蕃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勢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侍郎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心皆城隍也頤乃奉晉熙王燮鎮淦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巖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知所向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

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動則屈強之徒不足爲公敵明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人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兵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痛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

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胡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凌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下笑衆皆頓首曰生死唯命勸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特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勒勒酋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起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兵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王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

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陸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民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宗子仙為前驅趨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疫死傷大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

隋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
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
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
陰蓄異圖諮議參軍王頗者僧辯之子個儻好奇畧
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
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議曹傅奕曉歷星問之
對曰東井黃道經所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
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
若璽書詔汝勅字旁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
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
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馗將赴諒其司馬
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
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馗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
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九州王頗說諒曰王將吏
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師
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
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
裴文安說諒曰公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畧地
帥其精銳直入蒲津屯於灞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
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

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統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
精銳數百騎戴帷幕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
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
改圖令統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
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馗帥兵三萬攻之景戰
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
士皆死鬪鍾馗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
勇善戰儀同三司侯馬萬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
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
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
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
走聃以城降詔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帥兵數萬
以討諒諒將綦母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
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
河陰祥曰公理輕而無謀恃眾而驕不足破乃於下
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破之遂
趨黎陽綦母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杭有
二心以李子雄為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為相州刺
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畧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
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

舍召募得千餘人杭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出西陘鍾馗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馗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萬柵絕陘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以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頗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頗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頗自殺

楊玄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玄感與為深交帝方事征伐玄感嘗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

領帝喜罷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陽督
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稍三千餘人刑
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
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民水火
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主簿唐禕逃歸
河內先是玄感陰遣人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
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
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最捷者扼其咽喉高麗聞之
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
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

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
經城此知所向之正也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
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
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
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
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并在東
都先若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
之下策乃吾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
為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趙
王侗等勒兵為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

兵三千緣洛水而西入玄挺逾印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精兵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宏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宏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宏策退收散兵復結陣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大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玄感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遁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因已定矣淵悅時關中羣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

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拒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飢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得繼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飢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

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知所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密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知所向鼓行而西

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
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
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
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
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邑
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
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
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
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

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
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盛
欲為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往來不絕雨久
不止淵軍中之糧劉文靖請兵於始畢可汗未返或
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
以為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密奸謀難測惟利是視
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未救被野何
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
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
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

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則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民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无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誤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與建成戰少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拔槓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

攻其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勲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勲賞所以失人心也奈何効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

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

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魏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待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

軍何辭以逃逗遛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擊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軍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遂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遣其將李欽奏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背彼則成禽矣且宣聲云李光弼

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
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
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
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
朝廷兵合二十餘萬

鄭祇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祇德饋之
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
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求職級竟不果遣遂
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
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

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
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
兵所費甚大武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延
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六軍
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
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
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
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晔曰宜急引兵趨越州知所向憑城郭
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城而守之宣歙
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

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
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
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
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
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
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脩
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病卧家者起矣先
求遷職者無言矣別賊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
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効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
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
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
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為式命諸縣開倉
廩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
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
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因餒甚
式既犒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謹呼願効死悉以為騎
卒使騎將軍石崇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
騎兵大足或請為烽燧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
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恤之不敢問於是闕
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

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裴甫曰鄉從吾謀安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裴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將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趣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晔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更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之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

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
公專以執裴甫為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
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
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
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
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
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據洛邑東向
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
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拒其隘
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安戍兵少宋前以滅
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知所向
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
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
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
亡命習水戰屢敗吳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
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
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
取江南主亦不用

張浚謂中興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懷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江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知所向以侵漢中不知所向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趣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趣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基言敵兵踰潼關殺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持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基官素不習兵備預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弱

徐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不知湖州所向使賊乘勝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浙江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

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下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

伯顏破二郢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勝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禛孫以游軍擊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據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埧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知所向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

未既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大雪作黎明阿未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隨後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未引軍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未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鎗走阿未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未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都統制劉成俱戰死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河與阿未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未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知所向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乃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軍中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揮戰艦合勢衝虎臣

軍時尚未與虎臣對陣伯顏令舉巨礮擊虎臣中堅
虎臣軍動尚未以剗船數十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
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所乘舟衆
見之喧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



第二卷序

兵止一道耶曰不然所向旣明則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則不能取勝項羽戰章邯於鉅鹿而後高祖得以乘虛入關鍾會持姜維於劍閣而後鄧艾得以踰險入蜀故一陣有一陣之奇道一國有一國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時正可為奇奇亦可為正而決然斷之曰必有夫兵進而不識奇道者愚主也黠將也名之曰棄師不觀之蘇氏扶門菊戶踰垣之喻乎其論甚精無以易也昔劉濞之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

以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遠出延岑軍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移軍欲向延津而潛以輕騎襲白馬用此道也然則用兵者慎勿曰吾兵可以一路直至而無煩於苟趨曲徑為也是以人國僥倖也戒之哉

第二卷

兵進必有奇道

龐涓仕魏為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空拳救鬪者不搏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於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

於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為將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麗涓聞之去韓而歸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戚辭歸至國即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守禦亦有奇道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妙在此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必為二子所擒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

人人持一赤幟從問道奇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俟趙空
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餐曰
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
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逐
之大戰良久於是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
逐之信所遣馳入趙壁拔趙幟易漢幟水上軍皆殊
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
兵夾擊大破之

漢王走河北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向欲復
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
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侯丹
率二萬餘人拒黃口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
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奇道
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
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
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
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
擊地曰是何神也卒破延岑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

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奇壺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兵投壺壺道襲高逸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曹操將擊烏桓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入千里襲人輜重衆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異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敵亦慮守谿要軍不得過疇曰

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

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奇道達於柳城自建武以

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擒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湮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敵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敵遇縱兵擊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

馬超韓遂衆十餘萬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

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奇道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追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走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乃設計以離間超遂方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戰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先入河東賊必引守蒲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眾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兵北渡賊不與吾爭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渭渡且堅壘敵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鍾會伐蜀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乏食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奇道

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
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
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
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
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
督都諸軍拒艾至涪不進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
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進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道
平濶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敵必重北而輕南
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凡都不足取也
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
為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
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
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
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高句麗
大敗諸軍乘勝遂入凡都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
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
皆合也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比胡

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闕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熟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舻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塞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眾趨鄴奇道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屯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溢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所時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進至枋頭後卒為慕容垂所破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滄口沙庭以擊西

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據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兵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還自將拒之垂陣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眾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

數人担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洧均口馮道根曰洧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奇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

奇道

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煦曰河

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北下大夫鮑宏曰往日

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路直掩晉

奇道所見皆同

陽出不虞以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

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辨馬槽二千周人聞之遂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

夜引兵還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可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愔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
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
詔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
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
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陣以待之勿與戰請假
奇兵數千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
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
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
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
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
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於竹筒中
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歎厚賜其家斬
智慧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
而潛師北趨奇道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
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部
北耨隆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為延
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
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

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
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禽在吾目中矣高
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
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
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屯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
兵絕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
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
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
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長四十
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
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虛願假臣精
兵五千而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
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
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
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勅諸軍聞鼓
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
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噪並進延壽
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而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
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

萬會於易州李存審曰彼衆我寡彼騎多我步多我
不利於平原嗣源曰彼無輜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
而彼拙吾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趨幽州遇
敵則據險扼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
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得進至山口契
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
馬奮搥三入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
却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
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
契丹列陣待前存審戒步兵陣於後勿動羸兵曳柴
燃草以進鼓噪合戰趣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
圍解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
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敵主雖死黨衆猶
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窮無應援若羣盜
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
衆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奇道欵附
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智遠曰卿
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

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
令彥韜指畫山河曲折之狀闕砦戍守之處道里遠
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
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
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儀等由歸州進十二
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
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儀至蜀夔州夔州有鎖
江為浮橋上設敵柵三重沿江列礮具光儀將行太
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
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奇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
却即以戰槩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
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後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
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其速戰不如堅
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儀騎將張庭翰戰
敗遂入寧江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
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里奇道若
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
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
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橋以濟蜀人見之棄柵而
遁遂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

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
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
擊大破之蜀主惶駭門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
宗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
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
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効命已而全斌進次
魏城蜀主命李昊草降表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此凡
六十六日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
朔鄉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
利敵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
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遂訝其進軍
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
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
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
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
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
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
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重進累捷恥握重兵
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

復趨涿州休兵聞之以輕兵來薄伺奪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帝聞之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時得報敵分道渡河詔御營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

陛下蚤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
必可立致疏入黃潜善等忌澤成功從中阻之

韓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
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
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
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第三卷序

兵之進也固有所過城邑不及下者矣必以戰乎曰
非我樂戰也不得已而與敵遇非戰無以却之蓋兵
既深入則敵必併力傾國以圖蹂盪我恐我聲勢之
成此而不猛戰疾鬪以為所乘魚散鳥驚無可救矣
誠能出其不意一戰以挫其鋒則敵衆喪胆我軍氣
倍志定威立而後可以攻取以固敵古所謂一戰而
定天下其在斯乎漢光武之於昆陽唐太宗之於霍
邑可以觀也昔沈田子一千餘人遇姚弘數萬之衆
於青泥其言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不敵勢

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不如擊之遂敗泓
兵此深合機要百慮不易之道也

第三卷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為上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
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
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
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
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
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強大并力決戰之功庶
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
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

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
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
更請秀復為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八九千人
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
門於外收兵時莽兵至城下者且十萬人秀等幾不
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
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
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輞撞城積弩
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
不以軍事為憂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
以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
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
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
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
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決戰之斬首數十級諸將
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
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
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
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勅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

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勝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渚川盛滿虎豹皆股慄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王郎兵起光武渡滹沱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征討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而以從光多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軍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三千餘

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為將軍眾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軍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闔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得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宏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費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擊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張巡至真源哭於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丘與賈贲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贲出戰死張巡兼領贲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巡曰賊兵輕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稍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

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
城廵東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
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廵乘勝
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乃大振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
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
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
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
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西京趨汴
南徑逼賊營金人懼徙若稍北列游騎增壘自衛

第四卷序

戰固無疑矣然不得其道禍更深於無戰古有百戰之說以吾言之不啻百也將從何處說起耶曰吾言吾初起之戰焉耳以烏合之市人當追風之鐵騎列陣廣原堂堂正正而與之角不俟智者而知其無幸矣出奇設伏又何再計焉孫臏之破龐涓以怯卒韓信之破陳餘以市人李密之破張須陁以羣盜用寡以覆衆因弱而為強善戰之術固不止此然當其事者斷斷乎於此二者求之則萬舉萬當不然者必敗

第四卷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伏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

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右必左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如右無良焉必敗則奇偏敗衆乃携矣不如此則奇矣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
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帥
百濮聚於邈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
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麋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必懼
而歸百濮離居各走其邑豈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
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麋同食次於句瀝使廬戢
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於楊窻三宿而逸曰
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
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
克先君蚡冒所以服涇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
裨儵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
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出奇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
刃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滅庸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告
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
乘自入其鄉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

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遂入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速畧也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必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吳伐州來楚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己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

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師
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
整無大威令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
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戊辰
晦戰於鷄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
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
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
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
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
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
始病

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言道遠險
狹難救乃問趙奢奢對曰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
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
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
屋瓦皆振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

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氣甚盛將軍必厚積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謹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關與圍而還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穀底

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欲與羣臣議還荀彧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

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抄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矣紹皆不從會許攸犯法奔曹說曹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守營自將五千步騎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曹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曹破瓊吾拔其營則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請先救之奇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獲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高覽降曹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中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

亦甚弱千里步步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旗息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

晉王凌遣都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春與弟匹磾又鴛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眾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壁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則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春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為勒眾所獲疾陸春等軍皆敗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里

漢劉暢師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為備乃遣

使詐降奇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李矩守滎陽勒親帥兵襲矩矩遣老幼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尚奔於陳偽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鬪志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係於江曲猛

陣兵急進法尚先伏輕舡設伏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免

李密說翟讓攻下滎陽諸縣隋遣張須陀為滎陽通守以討之讓嚮數為須陀兵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設伏須陀方陣而前讓同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

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

李密取興洛倉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飢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設伏以待仁基以六隊陣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出奇橫衝之隋兵大敗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大將皆驚潰休哥創遁契丹不敢入冠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張浚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淮之間遂

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及進犯
洪州連營西山浚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
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進以浚為怯浚謀知賊急乃
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
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浚大喜令
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
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
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
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
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浚與沂中復前後夾擊
大敗之因呼浚為鐵山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
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
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
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
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
伏兵已馳中軍奪望樓植旌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
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永州侯金步卒親提
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

臣使金過之散炊爨給良臣有召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出奇}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金前將軍聶兒勃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堇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礮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算論者以為中興武功第一

一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時業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取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

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設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火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浚之背曰汝胆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浚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半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和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破之金兵還和州允文知亮厥明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出奇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來諭王權若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不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

第五卷序

戰失其道未有不敗者戰得其道未有不勝者勝則
破竹之勢成迎刃之機順矣自此招攬英雄部署長
吏撫輯人民收案圖籍頒布教章此所謂畧地也顧
其策何先曰是有機焉蹈之而動耳不煩兵也昔武
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不能下
使非納蒯徹之說以侯印授范陽令而使之朱輪華
轂以馳驅燕趙郊則三十餘城烏能不戰而服乎善
乎李左車之對淮陰也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
朝而破趙二十餘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

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以罷弊之卒屯之燕堅城
之下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
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咫
尺之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
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
實者此之謂也至今思之雖孫吳復生何以易焉而
要非戰勝之後則斷不及此何也勝則人習吾威而
庇吾勢利害迫於前而禍福怵其心故說易行而從
者順若在我無可恃之形而徒以虛聲騁衆是猶夢
者之墮井無怪乎疾聲而人不聞也此又不可不留

意也

第五卷

乘勝畧地莫過於招降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
蒯徹說曰足下必攻得然後下城戰勝然後得地而
今有策可不動而下數十城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
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
如前十城也若不殺而以侯印授之使之朱輪華轂
馳驅燕趙郊燕趙人見之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則
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
城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韓信破趙獲李左車問計對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服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詭眾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所以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

罷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於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
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
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
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
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
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招降書曰愚聞明鑑可以照形往
事可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
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
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
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
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
赤眉臨郊大臣乖亂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雄
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
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
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
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造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
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
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
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

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
乖離多有降者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
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
矢更稀乃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倘
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
語遼為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遠方先附者受上賞
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
喜隨詣曹曹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
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等孟獲
素為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
於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
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填池益州永昌牂牁越雋
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
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
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一累有
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

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
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金銀丹漆耕
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獲不復反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讜守圍城
與肥城糜溝垣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白曜
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
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麗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
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
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拔無
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為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
遠為經畧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
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
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
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
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
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
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
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
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

宏度並受迫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
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
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
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遂易或懼
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鄭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
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
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
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
錄高頴請行堅喜遣之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

擒承宗破胆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

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宏正請以二

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稅租請官吏宏正為之請

上許之宏正遣使送其二子說降知感知信及二州圖至

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

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憑險自以為深根

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

力所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聖神威武苦身焦思縮

衣節食以養戰士此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

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

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然不可置之要地耳

旣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旣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旣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詞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旣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

汝降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尚書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旣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詢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慰書其背

使歸語寨中餘衆悉出降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即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為隊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衆鉤出之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穀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至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就所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噪爭出羅夫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寃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

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陳敬瑄泉諸帥於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畝刺史欲買之不欲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按之刺史以憂死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要害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吉安絕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城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

曰彭州本西州之巡屬也陳田以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拒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如城而入山谷以待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洵虜薄暮乃還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畫策伏兵門內望洵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瞿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洵虜三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宜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藏匿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以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河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

附之彌大檄韓世忠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走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先勝而後能降大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概如是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啜就降其眾萬餘

真定懷衛間金兵甚盛方密修戰攻之具宗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立壁二

十四所於外城沿河鱗次為連環招降若連結河東河北

各山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

岳飛奉命討楊公於洞庭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

飛玩寇乃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世安不受王燮令無功飛鞭世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世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世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以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卒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兵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

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
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招降爲易衣冠以賓
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
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
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
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
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
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在石穴
山以馬蹬沙窩岵岐山三砦蔽其前三砦未破石穴
未可圍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也珙乃遣
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壬子山砦斬
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
人戰大捷丁順復破黑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
破其七珙召儀曰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
招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
往珙料仙勢窮感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
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當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
衆果登岵山及半彬麾旗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
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三千七百人棄鎧甲
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衣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

以守然老禪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滿十刻
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雨夜蓐食起行晨至
石穴時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元濟之時
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己遂破石穴仙走
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
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
陽



第六卷序

兵法城有所不攻者當奉之以爲主至於要害之地
我不得此則進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勢相禁於是
反旗鳴鼓以試吾鋒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技也昔
高帝長驅入關已行過宛西張良云今不下宛而西
進前有強敵宛乘其後我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乃夜
回兵圍宛克之遂得前進無他慮夫以深入重地之
師計必制敵之死命而留中梗以貽後患豈良圖哉
古恒有軍旣全勝而以城拒險制吾首尾幾覆大業
者皆由於謀之不早也狄青之取崑崙神矣不然屈

力殫貨鈍兵挫威之戒寧不聞之吾知有不顧而趨
焉耳何必攻

第六卷

攻取必於要害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諸將與戰大敗而還
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枸邑祭遵軍汧吳漢等屯長
安馮異引軍未至枸邑囂乘勝使王元巡行將二萬
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枸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
曰虜兵乘勝不可以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
曰虜兵壓境扭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要害三輔動
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地以逸待勞非所
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巡行不知馳赴之異卒起

擊建旗鼓而出巡軍亂驚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漢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畧陽斬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畧陽甚喜曰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制其支體則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畧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彧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東侵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溪是我獨以充豫當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

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
衆心未一攻取往可破也

操圍下邳久疲弊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
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
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
急擊之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降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
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處北還此非
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喪故耳今策淵
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
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
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擴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
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
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

關羽討樊威震華夏孫權與羣臣議所伐權曰今欲
先取徐州何如蒙對曰今操撫輯幽冀未暇東顧徐
上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尋來爭要害雖
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利全據長江形
勢益張易為守之權善之

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陸抗急圍之晉羊祜兵五萬

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
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進兵西陵要志
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率衆赴西陵

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
固諫勒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曜鋒不可當曜
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
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
而來吾事去矣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
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畧臨之彼必望旗奔北
平定天下在此一舉矣勒笑曰卿言是也乃使內外
戒嚴命石堪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
河大喝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沮洛水其次
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見趙無守兵大喜舉
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誓之間
卒戰於西陽門外擒曜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
平拔魏乾壁魏主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後
以禦興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
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光曰
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兩犯之宜

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可不戰取也要言珪命增築重圍
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
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
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
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
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
伐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橋魏人皆鉤取為
薪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
眾二萬餘人皆就擒興力不能救舉眾痛哭珪乘勝
進攻蒲坂

李密說崔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
食無倉廩惟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
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
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
下之

唐太宗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
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
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兵有不攻者也對曰建
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
建安若賊斷吾糧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

市不下世勅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間之
益堅守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
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
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
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爲長孫
無忌所阻卒無功而還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
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源德東兼滄景則海隅之
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
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
來二壘既破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
州克之

狄青討儂智高進次賓州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
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
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官
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
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
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
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矣是夜大風雨青帥兵
度崑崙關旣度乃大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

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人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坂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為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為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如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張宏範攻樊城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攻取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置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鋸斷木以斧斷絙遂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阿朮海崖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宗必可平

第七卷序

能取非難取而能守之為難況守非難守而能得其
要之為難昔項羽委敖倉而不守棄關中而不居而
卒使漢資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較著者也他如陳
豨之不知據邯鄲而阻漳水董卓不知倚舊京而守
雒陽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勝數而獨南宋君臣
守江失策尤為可笑試取當日諸巨公奏議讀之了
然矣

第七卷

據守必審形勝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勒兵馳出並移檄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兵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

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時盜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若使人誘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誘宗賊帥至五十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

悉平

初何進遣張揚募兵并州會進敗揚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章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之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使人要公孫瓚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卓入關紹還

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諲郭圖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諲因說馥舉冀州讓紹紹馥性恒怯然諲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欲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眾畧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畧為資今不若蓄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之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審形勝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令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救之資之以取形勝天下此霸王之業

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眾精悍
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
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
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
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陳宮說張邈
張超叛曹迎呂布為兖州牧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
惟鄆城范東阿三城不動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
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過范說
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誠不可為心今
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
智士所宜詳擇也夫布粗而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
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畧不世
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
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泣涕許之遂殺
此疑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卒津宮不得渡至
東阿令東祇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鄆
城不能守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形勝斷亢父泰
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
進攻之

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曹欲遣使家居鄆
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
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
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知形勝}三城能戰之
士不下萬餘以將軍之神武與文武若昱等收而用
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
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
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
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
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
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
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
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安將軍
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
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
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
諸縣布東奔劉備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曹以許下卑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軍

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形勝
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
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
者操解穰圍而還

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事不
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
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
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勇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呂蒙聞曹操欲東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
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曰兵有利鈍戰無
百勝如有邂逅敵走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
操由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
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據險終不交鋒
相守月餘操引還長安

曹爽夏侯玄兵十餘萬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
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
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
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之魏
兵不得進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

大獲也恪從之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阻若之何松曰昔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至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於麥非深根之寇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將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讎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維果以糧盡引兵還魏揚州牙門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不克乃引兵去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卹上下以立根基乃兢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歸南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弒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游軍急至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

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中不足取也
勃勃乃遣子瓚帥騎三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
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
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
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
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
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
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

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敵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

謀已言上趣之出兵果敗

張巡守睢陽為東南屏蔽

史思明分兵四道濟河李光弼方巡諸榮聞之入汴
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
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
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留
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
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
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

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崕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率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整賊不敢逼

王稟守太原粘沒喝攻之不下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陳規守德安中原郡縣皆失守獨此一城守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

散失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都宣司且當留守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扼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叅佐無敢行者子羽請行乃單騎入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衆來會凡十萬

餘人軍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弭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大潭孫僮賈世方等聚兵於涇原鳳翔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以為保蜀也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形勝移兵守之至於三月辛亥朔兀朮撒離喝劉

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揚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急隨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

第二隘金兵踵至璘以駐隊矢迭射翌日賊命攻西北樓又却之玠急遣白晟相救金人宵遁玠遣張彥刼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拒其歸路又敗之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不妄動矣

劉豫簽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浚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河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天下去矣

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持乎願朝廷勿專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眾大敗橫屍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大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鄴瓊兵
隸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
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
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
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
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
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據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
戍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
如此朕復何憂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聞金
人敗盟南下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
與知府陳規共守諸將請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
守今東京為人所陷吾乃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
何棄之吾意決矣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議與錡合
鑿舟沉之示無去意乃卒克大捷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步騎薄城宗政百計
禦之金人屯城下八十餘日氣已竭宗師敗之於襄
又敗之城南金人遁追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
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者
萬數宗政發倉廩賑之給田剏屋與居藉其勇壯號

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由是威震境外

形勝

余玠為四川宣諭使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不至至是詣玠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形勝請徙諸寨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請於朝而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為必守計又移金戍為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兵釣魚以備內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詔孟珙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在皆以捷聞珙奏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全此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於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利害備禦以為藩籬三層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儲船材於鄧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

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孟珙兼知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 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於一隨其高下為滙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功百十七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將精兵隨宜伺察且

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术虎高琦曰臺官素不習兵備預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琦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國勢益衰

呂文德守鄂有威名叛將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權場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内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盛文德知為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

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畧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兵諸路命阿术與整經畧取襄陽阿术騎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不信識者笑之劉整與阿术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困襄陽

第八卷序

隆中數語野夫常設然亦曾有取其言細求之者乎
今其言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
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
成帝業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險西和諸戎南撫夷越
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事則命一上將將荆
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
下規模孰大於是所以當時英雄所見畧同周瑜既
敗曹瞞因言於孫權曰今曹操旣敗方憂在腹心未
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

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躡曹北方可圖也江南形勝可以進窺中原者其論蓋本諸此厥後六朝勝敗不常力皆不副至於南宋諸公有其言而無其事然其言亦精且悉矣其所云立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及重鎮襄陽以繫中原之望又云天下形勝居西北足以控制東南居東南不足以控制西北此等語俱關至極聖人復起無以易也若夫朝廷之上置中書以綜機務疆場之外建專閫以總征伐經理度支撫馭軍民適寬嚴之宜得緩急之序崇大體立宏綱破因循之舊格布簡快之新條使人人輯志處處鄉風斯立國之初政又不可以一事不周者也嗚呼盜賊之與帝王無俟觀其成敗其規模氣象蓋已不同矣

第八卷

立國在有規模

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

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為梓潼太守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規模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

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

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

與韓世忠鎮懷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

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

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江若海曰天下者常山

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

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有司以避之張浚

曰避將安之惟進兵乃可耳趙鼎曰戰而未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

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

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

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孟庾為行官留

守命有司不豫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為浙

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

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阻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奏捷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遠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見遠也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遁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採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緩懷措置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遂用為大舉

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形勝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規模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師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枝郡加之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宜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伯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創營壁使俱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恩其心未嘗忘宗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歸益堅

戴宗之心此緩懷之所先也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曰為今日之計者
其策有二夫內郡知規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
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幼柔脆十分太
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
若距百里為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
要害者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江淮往來游徼有
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
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
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之任得其人則率然之勢
成矣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
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
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
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

第九卷序

干戈屢興民不安業郡縣蕭條無雞犬聲大兵一起立見此景語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非虛也如此而擁大眾以征伐掠無可掠况轉輸乎古所謂百萬之眾無食不可一日支正此時矣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之憂昔漢之興也食教倉之粟唐之興也資黎陽之積今天下俱匱既無秦隋之富以貽之何所借以成漢唐之大業乎屯田一著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其法不一或兵屯或民屯大抵創業之屯與守成之屯不同懷遠圖者當

於此處求也無煩詳載也

第九卷

兵聚必資屯田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食桑椹袁術軍取給蒲羸棗祇請建置田官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給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餽運之勞

操史御史衛覲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

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爭爭兵家迭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兢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計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而大軍泛舟逮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飛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

驕情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
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
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剿敵時方重
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第十卷序

君見搏虎者乎平原廣澤不憚馳騫以逐之至於虎
負隅矣則當設網羅掘陷阱圍繞其出路旁睨而伺
之久將自固若奮不顧身徑進而與之鬪鮮不傷人
矣吾之用兵自初起以至於勢成敵境日蹙而力亦
日專此亦負隅之虎也吾欲一舉而斃之豈不可厚
為之防哉昔周世宗既平關南宴諸將於行營議取
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而取燕
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
深入世宗卒還師宋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陸辭太宗

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至帝訝其進軍之速後果以諸將貪利輕進至涿竟為耶律休哥所敗非明鑑耶故欲克敵者強其勢厚其力謹其制利其器然後堂堂陣正正旗聲罪致討而施戎索乃全勝之術也不然吾寧蓄全力以俟之經綸庶政振舉遠猷大勢既定彼將往哉

第十卷

克敵在勿欲速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寡不如百戰百敗不能何為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高祖為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

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康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北方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北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

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思等攻洛陽陳於印山光弼依險而陣懷恩陣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陣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乃大敗

太祖與趙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跋語

此非設兵也設畧也兵則千百端而不盡畧則三數端而已明矣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然亦一時俱有各卷中其前後左右中間皆有含蓄皆須發明皆待接補其為機也甚活其為用也甚廣其為體也甚約有言所已及者有言所未及者有及而已盡者有及而未盡者每摘其一字可作十日讀百日想也故曰此定局也亦活局也然須先識活局而後識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至於選將練兵安營布陣器械旗鼓間探鄉導地利賞罰號令種

種諸法如人之耳目口體一物不可以少者則各有專
書不在此例矣



補遺十一卷序

十卷中至矣盡矣尚須補也與哉曰爲十勝而設也
江南脆弱誰不聞之然跡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顧
人之運用何如耳遂並其佐勝之着編中未錄者偶
記於此此外仍有王文成公破宸濠始末兵畧最精
不可不一覽

第十一卷

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
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
玄有肥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
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渦陽之勝吳明徹有
淮南之勝此十勝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
甘寧自黃祖亡奔孫權乃獻策曰今漢祚日衰曹操
終為篡盜荆南形便乃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
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計
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併乏左右貪縱吏

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黃祖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好盟如有違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曹所先

孔明說昭烈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

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周瑜謂孫權曰曹操雖託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病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眾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曹操既破還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既敗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

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船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放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卒負草填之蹈藉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以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餽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軍逐之即棄而走豹兵又飢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

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泣後趙有異謀乃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脩祖父墓置守塚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叛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故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江趨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王健遣太子萇等帥眾五萬拒溫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霸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慰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

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
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劬若無
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
除殘暴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
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
心所以不至也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
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戰於白鹿原溫軍
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
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
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
屢敗亡失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勲亦敗還漢中溫之
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
珍以偏師獨進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眾自
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以諷之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
會攻襄陽桓冲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
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
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
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後朱
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遂可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洛澗為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軍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軍少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畧陣欲以止退者馬倒

為晉所殺而秦兵遂潰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于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桃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高平險固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投前則擊後投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時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瑯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廣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

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
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
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
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
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者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
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
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
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
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
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
裕逼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
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
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
裕至東完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
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
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晨
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
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
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
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

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新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暇救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故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羗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送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羗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暇救人耶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為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

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思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右乃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是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攻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亭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齡石等至白亭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而臧熹從中水取漢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戰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

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必忿戾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救南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為吾患且夫為國計者唯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碣礮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零率伏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伏士事畢使豎一白旄裕先命朱超石戒嚴眊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

萬圍之四面同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走潰斬其將阿薄千魏主乃悔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戎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閬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宏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費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水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噪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王泓使桃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

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
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躍爭先大破丕軍鎮惡入自
東朔門弘將妻子降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
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
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及聞劉裕
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
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弑不暇復以
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
北之險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
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中矣不足
取也勃勃乃遣子瓚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
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屢裕遂
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昺王肅衆號二十
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
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
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
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
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閭表對曰昔世祖

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城土不闕一廛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繫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梁領軍曹仲宗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常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故軍元昭等帥眾五萬救渦陽東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薄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遂與諸將連營而進

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任
事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
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都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
速發以成聲勢乃加裒征討大都督裒帥衆三萬徑
赴彭城北方士民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
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
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
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也其餘則莫若度
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
疲民以逞既而材畧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
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
晉求援於裒裒遣部將王龕將銳卒迎之與趙將李
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裒退屯廣陵陳達亦焚壽春
積聚毀城遁還裒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
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
自拔死亡畧盡

宗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宗金鏞虎牢取之至是宗加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
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
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

滑臺帥大軍進據河北彥之不從遂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處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振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曰今堅懸守孤城事已危急若故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明徹決策請行故用之徹有功初尉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瓦梁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澶氈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枝置馬側至戰時慮廢騰

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
令嚴明表裏合擊之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

此余一腔血也胸中盤結十年歸去山中立刻噴薄
百思不易萬世帝王開創之大畧也設一日天心悔
過矜憫斯民而吾謀不足以致隆功贊大業者有如
皎日其間十款相麟次一字不可增城更一字不可
顛倒惟虛心靜氣熟思讀之條理自見甚無望以已
意妄生揣摩致起叅錯反亂定畫也余故嘗言有能
讀余書一見了然者天聰明人也讀書十年而始悟
者細心學問人也讀書十年而不悟者魯鈍人也讀
書十年而見為有合有不合者又茫昧人也終身不
足語矣何者此書不解則已如一解則必俱解若二

十八宿羅列天上江淮河漢經紀地中安有移易彼見以為不合者是不曾見天安知二十八宿不曾見地安知江淮河漢不過妄意揣度橫生伎倆此人讀書愈多為害愈巨嗚呼可懼也哉足下固聰明人又加以親身磨練之功其一見了然必也但既經了然之後又須入其中一一恢擴其體填補其用如架屋之有其結構而飭以丹雘如維舟之既具檣櫓而諦其風濤如此則道合志同而可以圖績讀書一卷有一卷之益讀書萬卷有萬卷之益方不為冊子引去坐玩物喪志之譏致灑翰難窺之嘆也然後綜覽羣言分成次第立為可大可久之業時即不遇亦可與心史同壽日月爭光決不至卑卑沒沒以終斯軀也嗚呼盛哉願與足下共圖之